

窮人樂

作劇體集團劇村街高平阜冀察晉

錄記洋 汪·非 張

行發店書零結

出版說明

「窮人樂」一劇，在晉察冀邊區，公認爲是執行毛主席文藝爲工農兵服務方針的新成就，這是農村羣衆的集體創作，在晉察冀風行一時。我們翻印它的目的，與其說爲了供給大家一本很好的演劇材料，不如說希望大家吸取它所走出的新方向和新方法，用來豐富、提高我們的大衆文藝創作。

怎樣吸取經驗？吸取什麼？「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決定，「晉察冀日報」的社論，已清楚指出，現特附於書後，希望大家參照劇本，加以研究；這裏就不重復了。

——編者

七月十日

目 錄

「窮人樂」……

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

關於阜平高街村劇團創作的「窮人樂」的決定

沿着「窮人樂」的方向發展羣衆文藝運動……

晉察冀日報社論

高街村劇團集體創作
張·非·汪·祥·肥·輝

第一場 加租增佃，賣兒賣女

民國十三年大水災之後，河北省阜平縣，高街村，喇嘛橋村等處。

李逢祥：（近四十歲，立在台中，手上拿着帖子——阜平縣商會出的一種紙片，紙片上刻着「賑濟」上，代替銅錢使用——愁眉苦臉地）。

莊頭：（上來喊）狗子，快備上馬，喇嘛爺要走了呵！

（狗子應聲，馬嘶，嘯馬聲——呼。）

祥：根子，（莊頭的名字）今年咱們那地全叫大水刮了，誰也不知道又來了這麼一下子，又給俺們加了這麼一些佃錢，什麼蠶子，燕錢，假錢，還有租草和料的，你說咱們可是拿什麼給它？（「人家」，以下凡「人家」應讀「人家」）呀，嗚，根子，這是五十吊錢的佃錢，你先把這五十吊錢給了喇嘛爺吧，剩下的那六十多吊子錢越過年哩一定給喇嘛爺補上……

莊：咱吃人家的，咱喝人家的，人家說個啥，咱就聽個啥，人家說個不沾，咱們有個啥辦法。（李庭蘭撐着一布袋糧食上）

祥：根子，你去吧，你去跟喇嘛爺給我多說兩句好話，給我求求喇嘛爺，只要不下咱的地……

莊：哥們齊來了，你去求求他，看他容不容。

賈佃齊：根子，當家的用過飯了，馬上就要走啦。

莊：是，是，剛才吃過飯，已經溫好水啦，給喇嘛爺洗洗腳，暖腳暖和再走吧。

祥：（看了一會佃齊）佃齊師父，這是五十吊錢的佃錢，就先把這五十吊錢收下吧，剩下那六十多吊子，趕過年了一定給喇嘛爺補上。（給他，他不要。）

買：不行，少一點也不行，過年，你過了幾個年了，年年有個過年，那一年你都沒價還清，今年你還是一箇過年，簡直交不上你把地給丟下吧，拔鍋鎖門子，你滾蛋！

祥：（楞了一下）哎！佃齊師父，這人窮沒有辦法，你高高手，救救咱們一家老小吧，我只要有地種，我只要是活着，就是活一天，我就是當牛當馬，也忘不了喇嘛爺的恩典，我一定要孝敬喇嘛爺，佃齊師父，你先救下吧（把錢塞給他）。

買：這五十吊錢（把票子擰在李逢祥的臉上）喇嘛爺不愛見你的孝心，他愛的是租子和佃錢，你簡直交不上，你還是把地給丟下呀。哼，有地還怕沒人種呀。（反身就走，又回頭一看）

祥：（目瞪口呆半响）唉！（拾起貼子，彈土）

莊：五叔，咱頭頂着喇嘛爺的，腳踩着喇嘛爺的，種一年地連個租佃也交不上，這話可說不過去。人總得有良心呀，交不上租子佃錢，不管你到什麼地方，也不頂事，天下的財主還不都是一樣啊，你還是折騰點東西，快交上來。

祥：（轉過身來看着他二叔李庭蘭）

李庭蘭：五長子（李逢祥的小名）還是想個辦法，折騰點東西給人家吧，咱們要是不給人家這可不行啊，咱們都是指着着田種地吃飯呢，米裏虫兒米裏死，菜裏虫兒菜裏死。要不給人家，咱們種不上地，這一家大小可全都得餓死呵！

祥：我說二叔，你們可叫我折騰什麼！

莊：你家裏那口豬呢。

祥：唉，我說眼子，那口豬我今年春天吃了人家斗牛獨棒，早把那個「殺（音殺）郎子」給人家當了飢鬼了。

莊：你家裏不是還有一頭驢呢。

賈：你們高街上這一些個窮佃戶，總不想大家同地共命（賈一）了吧，總得……
把當家的氣壞了，夜裏個我把典籍給趙國良了，誰知道人家越動真，越動真不叫你們，我也不
知道，我看你們還是趁早些，想你們的好法吧，願意上鄉見上鄉見吧。

（李顯蘭無奈何的掛起了布袋，碰上四五個老頭，李老生（總管七拐子，六十來歲），李盛蘭
、李逢堂、張廣林、（四十多歲）還有兩個壯年。）

賈：七叔你們來了。

李盛蘭：二哥你去交租子來呀。

賈：哪。

盛：怎麼沒交上。

賈：我給人家又扇了兩個過兒，人家還不收呢，七叔你們和我去交交，看看沾不沾。

李老生：走，咱們去跟他說說，看看沾不。

衆：今年這租子更是難交呀！

盛：根子，聽說喇嘛爺走時，我們來看看喇嘛爺。

賈：沒留走呢，一會就走。

賈：不行，當家的剛才吃了飯，洗了門板子，正閉目養神呢，你儘可不能說動他的覺。

衆：倒齊師父，還是給我們做喜佛稟，俺們見見吧。

賈：不行，不行。

（喇嘛咳嗽一聲上，身穿黑長袍，頭戴黑高毡帽，腰戴黑銀眼鏡，留著三撇白長鬍子，手裏拿著
拐杖）。

莊：不叫賈語，喇嘛爺來了。

賈：律役（去扶喇嘛）

喇嘛：（自語）吵啥呢……

賈：這一個個戶想見見你老人家的面兒，請個茶，也沒請個兒。

喇：噢，見見吧嗎。

賈：有什麼事，你們說吧。

盛：你老人家吃了飯吧。

喇：吃啦……

盛：你老人家好吧。

喇：好……家裏老的兒都好哇。

衆：好……好……

喇：娃娃們也硬強哇……

衆：硬強……硬強……

喇：今年年景收成不錯哇……

盛：不好……

衆：（從人羣中走上）好不好你還不知道？今年大水把地刮了，莊裏一畝沒留下。你又加租子又加

佃錢，你錢吊變成洋錢，頭等地長成十一塊，二等地長成七塊，三等地你長成五塊，所有佃戶們

蓋的房子你還要五吊錢一間的房子錢，還說你把地也典出去了，這還有佃戶們什麼活頭呀！

喇：噢，這這租子佃錢收不了，老七，你說該咱的這？

衆：那您還是慈悲慈悲吧。

衆：喇嘛慈悲慈悲吧。（邊說邊跪）

喇：（看着跪下的，又看看老七，反覆的看，生氣）噢，們（Bibi，我）租子佃錢收不了儘願你老七一個人飽，哈……哈……哈……（咬牙切齒）你真是個噁吐東西。

衆：喇嘛爺，你是個出家人，救苦救難的，給我們丟下點吃的吧。

喇：噢，Bibi給你們丟點，們吃甚啦，們爲的是白洋吶，噢，們吃肉，吃了肉們要啃骨頭，啃了骨頭連湯兒，們也要喝了。

老：沒有受苦人替你種地，你吃什麼肉，啃什麼骨頭，喝什麼湯？涼水你也摸不着！（一步步逼上前，佃齊推之）

喇：你真乃混賬王八且。

老：昨（Zan）呢，你還罵人呢，我就是餓死了也不種你的地，你罵不着我！

喇：噢，你連反嘴，把他送到衙門裏去。

賈：是是是。

老：昨（Zan）明打官司呵，陽間裏打不過你，就上陰間裏跟你再打。孩子們綁上椅子抬上他，到城邊城裏去盟誓。（喇嘛嚇得後退。）

衆：七叔，七叔，可別去……可不能……

盛：喇嘛爺，可別生氣……

喇：噢，們是坐米成了熟飯，立下佃約就是皇上也改不了，你們這把子……把你們通通送到衙門裏去

，噢，你們共禱呵，你們這把子共產黨。（在莊頭佃齊掩護下，慌張而去）

莊：狗蛋，備馬，快走……

衆：七叔，可不能鬧呵，喇嘛爺是皇上封的，有錢有勢，咱們可鬥不過人家，這不是白找死嗎！

老：拔鍋鑽門子咱們走吧，只要能活命，那我不討苦日子過，我忍了五六十年了，祖祖輩輩不能翻身

，反正是個死，我到要看看二喇嘛到底有幾個腦瓜子！

衆……（拉）七叔……熱土難離呵……

（哭聲由遠而近，李逢祥拖着二榮子上，他娘跟在後面哭，石匠走在人堆當中，村中男女、兒童

紛紛上場）

二榮子：爹，我就是不去呀……我就是不去呀……（哭坐在地上）

祥：（拉起）丫頭，你去吧，你要是不去，咱們這一輩子可就要餓死了，（哭）好孩子，你去吧。

二：（掙脫跑到她娘懷中）娘……娘……我的親娘，你不要我啦，娘……娘呵……

娘：噯，二榮，好孩子聽娘的話去吧，在家裏大家都得餓死，到人家去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好

孩子去吧。日子過好了，不要忘了你娘，乖乖的去吧。

二：我不去，我就是不去，娘，你和我爹說說把我留下吧。

娘：你爹也沒有辦法，種着人家的地，給不了人家租子，人家把地給拿了，把咱一家子就餓死了！二

榮，你的娘心上的塊肉，娘那捨得把你這麼點點大就聘出你去，沒有法子……。

二：爹……娘……我死也不去呵……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祥：噯，丫頭，你可得救救咱們這一輩子。（急得燥足）

娘：他姐夫來，我還有兩句說的……二榮子歲數小，去了可多照顧着點，再一說，還有你娘你爹也可

憐可憐我那孩子，幹了幹不了，好歹可多包涵着點……做娘的也就放心了……我就把這孩子交給

你了。（放聲哭了）

二：娘……你真是不要我了，……

石匠：你二位老人家放心吧，我是個受苦人，看你們一家子這樣，心裏也是難受，今後我要翻好了，

領上她來看你們二位老人家。

祥：好，你去吧，你先去備頭口去。

石：那我就去備（下）。

祥：她不去我弄繩子綁她在頭門上也叫她去……丫頭……你去吧……噯，你去吧……

二：好狠心的爹……娘，你真是不要我了，好狠心呀……

祥：（拉了幾次，最後狠了一狠心，抱起）噯，丫頭……你去吧……

二（打他的爹，哭叫着）娘娘，我可是見不了你們了……我不去，我死也不去呵！……

娘：（大響哭）二榮子……我可見不上你啦——

一小孩（哭着跑下）二榮姐……二榮姐……

（大家哭送，老七站立不動，流滿眼淚）

老：瞎，這都是喇嘛逼的，（榮哥）這是他媽的什麼世界呵！

（衆轉身看着老七，放聲大哭）。

第二場 中央軍南退，八路軍北上

·一九三七年，九月初十早晨。

·高街村外的路上。

中央軍甲：（背着一個包袱，提着兩隻雞，拿着大槍）他媽的，剛才休息了不多的兩天，日本鬼子又追上來啦。

中乙：（攆着一個蒲蓋擔，手裏拿着煎餅拿着大槍）日本鬼子離這兒有多麼遠了呀？

中甲：不遠啦！不過一二百里路啦！

中乙：那咱們就快走吧！

中甲：（笑着說）把你的煎餅給我吃一塊吧！

中乙：你夜裏裏吃人家的大米、白麵、肉，豆腐、粉條、煎餅，吃啦那麼多，還沒有吃够？

中甲：你他媽的沒有吃呀！

中乙：光給我要煎餅，你把你那雞給我一隻？

中甲：我追了他媽的半天，捉了兩隻雞，把我的手都磨破啦，朝我要雞哩！走吧，不要鬧玩笑啦。

中乙：她媽的，咱們這那樣還却啊。

中甲：簡直是她媽的搬家呀！快走吧。

中乙：快走吧。（齊下）

中丙：（趕着李逢祥、周福德，李扛了個大包袱，周担了一担白麵，中央軍連長跟在後面。）他媽的走，不定不行。

李逢祥：老總，咱可是累的不行，咱們少歇歇吧，咱們可真走不動啦！

中丙：不行，我覺還不覺哩，你可走不動啦！快走。

祥：哎呀，老總咱們少歇一會兒呀，實在走不動啦。

周福德：哎呀，担不動啦，可壓的我不行。

中丙：那咱少歇一會兒吧！連長咱們師長到那兒去啦？

連長：咱們師長早領着縣長張仲孚那小子竄啦，他孀的，還用你操這個心！

中丙：哎呀，不行，咱們快走吧，日本鬼子離咱們不遠啦，要是他要來啦，可比咱們利害的多，快走

快走。（推他們兩個）

祥：老總，老總，我可是不能走呀，你放了我吧。我要走了，俺那一家子可就活不成啦？（跪下）

中丙：不行。（給他一槍把）

連長：走吧，跟着俺們走享福去吧，看你們縣長都跑啦！俺們前面幾個師還抵不住哩，快走吧，日本

鬼子來了，你們等着當亡國奴呀。

祥：老總，再走一程，長短可得放俺回來呀。

周：我可走不動啦，我担的太沉了，你放俺吧。

中丙：再走一程，再放你。

周：長短可得放俺回來呀！

中丙：走了這一程還有那一程，走吧！

周：我見不着我娘啦！（哭）

中丙：你還見你爹哩！老鄉，咱們換換鞋穿。

周：我這鞋已穿不的啦。

中丙：換你對鞋還不願意呀！（下）

連長：他媽的早晨起來一下炕，一個老百姓也沒有見，這些亡國奴，也不知道都跑到哪兒去啦！

本盛蘭：爸總呵，這不是連長呵，夜黑家，弟兄們把俺家裏那個小體給牽走了，你給我查對查對，是誰拉了我那驢啦。

連長：老鄉，你要知道，是誰拉你的驢了？咱們九十四師，不是不是，俺們七路軍和八路軍是弟兄，你要知道名子，我們要拿軍隊的紀律去制裁他。

蘭：連長，夜黑裏，俺那小莊上，一住一院子，誰知道他叫什麼呀，夜黑家把人家（Rob）李心橋小妮子攤的煎餅也給人家吃啦，豆腐也吃啦，幾個包袱也把繩子割斷了，把那好東西都拿過來，今末一清早就走啦，咱們村裏四十幾頭驢都被牽光了，我可不知道他叫嗎。

連長：那不行，你不知道名子，是胡說，看你是個老頭饒你這一次，罰你給我送東西，張德功。

（喊）

張：有！（弄個大包袱上）

連長：把這包袱給俺。叫他送咱們走！

蘭：呵，老總，我可搯不動，要是這末，我不要我那驢啦，放我回去吧，家裏還有孩子們，……（跪着就要往回走）……我不要我那驢啦……

張：連長，不能叫他走，咱們拾了一十多個包袱正沒人鬧哩，不讓他走，叫他給我們送去，走，他媽的走！

蘭：這麼沉俺可搯不動，我不要那驢啦，放我回去吧。

張：這熊（Rob）弄老百姓，不吃好糧食，（一邊打，一邊罵，歪着轎子，用槍托推着俺走，（下）

連長：媽的，這一把子亡國奴。（下）

男唱：
 $\frac{03532}{\text{這}} \frac{3}{\text{個}} \frac{1}{\text{個}} \frac{0276}{\text{拍}} \frac{1}{\text{拍}} \frac{05532}{\text{東}} \frac{3}{\text{邊}} \frac{0663}{\text{行}} \frac{5}{\text{路}}$

兒童唱：
 $\frac{0532}{\text{把}} \frac{1}{\text{我的}} \frac{1}{\text{叔}} \frac{2}{\text{叔}} \frac{76}{\text{拉}} \frac{1}{\text{走}} \frac{1}{\text{了}}$

老姨阿唱：
 $\frac{03535}{\text{把}} \frac{3}{\text{我的}} \frac{3}{\text{眼}} \frac{5}{\text{袋}} \frac{66535}{\text{打了個}} \frac{5}{\text{個}} \frac{5}{\text{窿}}$

兒童唱：
 $\frac{0656}{\text{氣}} \frac{1}{\text{知}} \frac{1}{\text{我}} \frac{616566}{\text{奶奶}} \frac{3}{\text{眼}} \frac{5}{\text{睛}} \frac{5}{\text{馬}}$

婦女唱：
 $\frac{0332}{\text{這}} \frac{3}{\text{個}} \frac{3}{\text{個}} \frac{0231}{\text{拍}} \frac{0276}{\text{拍}} \frac{1}{\text{拍}}$

兒童唱：
 $\frac{656}{\text{大}} \frac{1}{\text{馬}} \frac{1}{\text{聖}} \frac{616566}{\text{狗}} \frac{5}{\text{的}} \frac{0532}{\text{中央}} \frac{3}{\text{軍}} \frac{0532}{\text{大}} \frac{3}{\text{馬}} \frac{1}{\text{聖}} \frac{05176}{\text{那}} \frac{1}{\text{個}} \frac{1}{\text{廟}} \frac{1}{\text{堂}}$

（用手指撥下場門際闖。）

老頭乙：他媽的×的，狗日的中央軍，吃老百姓的，喝老百姓的，搶老百姓的，看吧，戴著那鐵帽子，槍吧也挺好的，穿吧，也挺齊結（全），人也不少，就是一招，不打仗，日本鬼子還遠哩，早他媽的夾着尾巴跑他娘他個×的啦！

衆：（數道着）真是沒法子……見什麼拿什麼……剩下咱們這作老百姓的可怎麼辦呀！

老頭丙：這日本還沒有來咧，咱們可就遭了殃啦。

婦女甲：你說丟下咱們老百姓怎麼「鬼」呀！唉！

老頭甲：你看人家八月十五下來那八路軍，不是宿在咱們村裏。走哇時的房裏院裏打掃的乾乾淨淨，

一針一縷也不拿老百姓的。

衆：（數道）可不是，那時候（那「鬼」）八路軍來什麼也不拿，走哇時候打掃的乾乾淨淨。

老頭甲：看看，還有這會兒在城裏住着那八路軍，人家溜馬，割草，帶糧食一個老百姓都不用，淨人

家自己個去割。

衆：中央軍什麼也是找咱老百姓。

老頭甲：你看他們那中央軍，不說別的，就是一雙破鞋也得換了咱們的。我還聽說八路軍在平型關打

了個勝仗，我也不知道真呢假。

衆：我也聽說來着……我也聽說來着……

青婦甲：（怕的不行）哎呀，你們看，又過兵呢，又過大兵呢！

（婦女們急忙躲到男人的後面擠成一團，老頭也略往後退，兒童們向前看）

衆：光怕又是中央軍下來啦，唉！

兒童甲：不是，不是中央軍，是八路軍！